



彭雪琴侍郎生於嘉慶二十年十有二月其時風雪嚴寒母王太夫人臨蓐四日不產瀕危矣忽有大風發窗外室戶自闕燈燭俱滅人皆驚仆太夫人亦暈絕於牀俄而侍郎生太夫人移時乃蘇曰頃見一偉丈夫面黑色僕而入高與樓屋齊吾悸甚幾喪魂魄其事見侍郎所自譔王太夫人行略余戲謂史傳所載有黑面僕射有黑王相公君夙世爲誰歟侍郎曰不然此黑丈夫必衛我者我前生是一女子君如不信視吾耳猶有穿痕

記十三

然余視之亦殊無所見不知侍郎此言何據也

安徽鄉間有陳氏孀婦以夫弟逼嫁雉經而死詭言病死無發其事者時衡陽彭鶴臯先生方爲其地巡檢司卽雪琴侍郎之先德也適以事至郡中侍郎母王太夫人獨居廡舍一夕忽聞有婦女呼號之聲如曰冤苦初不爲意而累夕皆然有乳媪楊微聞陳事曰得無陳氏婦乎太夫人祝曰誠是也宜三呼果聞呼聲三已而風颼颼從木末過遂寂先生歸太夫人白之密訪得實聞之上官論如律此亦見侍郎所爲行略中惟先生始官懷甯三橋鎮巡檢後調合肥梁園鎮巡檢此事不言地

名不知爲何地也

汪西鄙陽縣民葉佐恩娶同縣徐姓寡婦陳氏爲妻生一子曰福來佐恩死遺腹又生一子曰福得陳氏不能守贅同縣嚴磨生爲婿磨生與陳氏居葉氏者五年始借妻挈其前夫之二子以歸葉佐恩所遺田二畝歸嚴磨生耕種以養其二子屢荒於水衣食不贍而福來亦已九歲矣乃送至坑下村徐茂揚子家使學習裁縫每年與錢二千四百未幾又送福得至坑下劉光裕家爲之牧牛其地距嚴氏所居曰車門湖者四十里光緒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磨生至坑下村接福來福得回家

記十三

二

度歲二十六日晨起學食而行福來負藍布袋內盛洋錢一銅錢千福得負白布袋盛米數升行至塲上亭遇雨而磨生又發痰病乃於亭中少息適遇雷細毛者擔兩籠而至雷亦坑下劉氏之傭自劉氏歸其家其所居與嚴相近也磨生曰我病不能與當使二子從君先行我小愈卽至乃以錢米并置雷之籠內雷與二子俱行至鴛鴦埭語二子曰我與若至此分路若可坐此待爾翁偕歸我去矣反其錢米於二子而歸而磨生猶卧亭中久之病愈雨止天亦薄暮乃走閒道徑歸其家已逮乙夜矣問其妻知二子未至次日使嚴復仇走問雷細

毛知在鴛鴦垠相失求之鴛鴦垠左右無有也上灣林有歐陽六毛者言於二十七日遇二稚子問途約略指示之然問途之後亦不知所之又有汪同興者啓布肆於路旁言二十七日有二稚子因饑餓向汪索食汪飯之而去問飯畢焉往不知也問有見者無曰有歐陽發仇者適在肆中二子出亦出或當見之二十八日乃始得二子之屍於陳公坂福來傷於頸傷於耳傷於咽喉福得并傷於腎錢米俱在無所失陳公坂距車門湖二里而近莫知爲誰所殺或曰歐陽發仇也或又曰歐陽絲林也於是嚴磨生乃以歐陽發仇歐陽絲林殺其二

記十三

三

子控於官而葉氏之族則曰是嚴磨生利其故父所遺之田而自殺之也亦控於官訟久不決光緒四年余親家翁彭雪琴侍郎巡江至饒嚴葉皆具謀訴於行轅發饒州府訊之六年夏侍郎至江西省垣中丞以下咸迎候於滕王閣而嚴磨生之妻陳氏又以前事訴前馬者斥之則自投於江侍郎急命拯之起受其牘言於中丞而豫章諸大吏久知其事咸疑嚴磨生實殺二子謂二子年幼必無讐殺者若利其有則何以錢米俱在是其繼父殺之無疑也故當侍郎未至之先已命移其獄至省中治之而鄱陽令汪君以誠者賢令也初下車歎曰

境有此獄而卒不得殺人者主名上爲大府憂焉用縣令爲時案中人證咸繫管縣中汪君密使偵者於諸人一舉一動一語一言隨時伺察至是年五月民間傳言彭侍郎巡江且至將親臨郡城審斷寃獄而歐陽發仿聞之卽自疑頻向丁役探問消息是月十六日侍郎至先是有浮梁沈可發私刻木印僞造執照自稱曾在侍郎營中侍郎提審得實卽以軍法斬之而歐陽發仿愈懼其夜夢中警語連稱不好者再汪君得其狀知殺人者必歐陽發仿矣乃於密室供城隍神之位而禱焉夜夢至一處聞屍臭而不見屍有一人以身覆之視之歐

記十三

四

陽發仿也及旦躬率諸囚詣神廟而訊之謂歐陽發仿曰爾實殺人神已告我矣發仿雖不卽承而神色大變越日又訊於城隍廟諸囚皆號哭求神明昭雪歐陽發仿無一言夜將半則大呼曰吾不敢欺神明請吐實蓋鴛鴦垠距車門湖尚三十餘里二十六日之夜二子宿於鴛鴦垠之社廟中明日前行遇歐陽六毛而問途焉又前行飯於汪同興布肆而歐陽發仿見其幼稚可欺欲誘至他處而買之乃追及之而與之同行且請爲導導至已家宿之牆外土室中雖其家人無知者二十八日平明復招之偕行行至陳公坂則離車門湖近矣福

來已識之登山而望見其村不肯與歐陽發仇偕歐陽發仇強挽之則大罵乃痛毆其頭面又扼其吭而死福得走且呼曰殺吾兒矣蹠以足傷其腎亦殺之發青白二布帛見錢與米棄之地不取蓋恐以此爲人所蹤跡也汪君翰得實卽馳白侍郎侍郎時在焦山自然庵讀之狂喜手批其牘有云數年鬱結爲之頓釋望空遙拜爲兩寃魂叩謝賢令君天下多覆盆而有司安得如此盡心歟又不禁感慨係之其年侍郎來吳下知余有筆記之作以全案示余乃錄其略如此

宋大觀中吳興邵宗益剖蚌得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

記十三

五

左顧衣紋畢具

見天中記引藝苑雜黃余未見原書

又宣和中溧水人俞

集於蚌中得觀世音像旁有竹兩枝菩薩相好端嚴冠

衣瓔珞及竹葉枝榦皆細真珠綴成者

見夷堅志第十三

是蚌

中見佛菩薩象記載有之彭雪琴侍郎於甯波普陀山

得蚌殼二皆有佛像以其一施焦山自然庵攜其一至

蘇州余得見之佛像凡十有二左三右五中四分列三

行其像皆如佛寺所塑彌勒佛然睂目有笑容手有指

腹有臍無不酷肖亦一奇蹟也徐花農庶常曰金剛經

有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之語是蚌所孕正可謂之三四

五佛矣

彭雪琴侍郎幼時讀書於衡陽之石鼓書院有蕭滿者少負才氣工爲訟牘然意在扶弱鋤強非挾鄧思賢之術以牟利者也中年以後乃大悔之改而習道家言善救勒之術且好扶箕其扶箕也必與侍郎俱蕭滿止能焚符召仙而運筆於沙盤作字則皆侍郎爲政其言乃侍郎自以意爲之然往往曲中間者之意侍郎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久之其名頗著有問休咎者有以病求方者幾無虛日一縣中老吏以其子婦病求方侍郎假箕筆作一詩云無端惡疾到心頭老米陳茶病卽瘳持贈與君惟二味會看病起下高樓其人翌日來謝果服老

記十三

六

米陳茶而愈蕭滿愈自信侍郎則以爲偶中也如是者不勝記時衡陽縣令金君曰聲浙人也其孫甫三齡偶病使醫治之醫授以方而去如方具湯液以進則其孫正熟睡金君之妻謂其子婦曰兒睡甚安勿遽進藥乃使傭置之飯飯之上欲其勿冷也俄兒醒命取藥姑婦二人共飲兒兒啼不欲飲強灌之不能盡視盪底濃厚如膏金君妻咎其子婦曰我固命汝瀝取清汁何乃如是其子婦訝曰曩已傾竹筴中盡去其滓豈猶未盡邪然不疑有他也俄而兒大啼顏色驟變手足搯蹙殆不可堪疑爲藥所誤呼前醫詰之醫曰吾藥雖不中病

何遠至此取餘藥審視驚曰是鴉片煙膏也不可爲矣時道光中葉鴉片煙猶未盛行然官署中已多有之金之庖人素嗜此是日適以鴉片煙膏一盃蒸飯甑上與兒之藥盃大小形製相同媪倉卒誤取之也金大怒趨召庖人欲予大杖金妻曰無益也宜爲兒計徧召諸醫醫至皆束手或言蕭彭二君善扶箕能爲人求方乃使使者二人持柬以往其一人至書院侍郎固在院中使者致命侍郎私計三歲嬰兒而飲鴉片煙膏一大盃必無幸矣辭不往使者固請侍郎不獲已乃曰然則當與蕭滿偕今不知其人焉在請與使者共求之侍郎之意

記十三

七

以爲蕭滿未必卽得遷延一二時兒必死卽無事矣甫出書院大門而遇蕭滿不得不與俱至縣署至則已設香案陳箕盤而金君者久具公服鵠立以待矣略述病狀卽請扶箕蕭滿焚符如常儀金君跪拜甚謹侍郎惶悚無以爲計手扶箕筆不能成一字但頻作旋轉之勢金君請益苦姑連書吾至矣書已仍作旋轉之勢蕭滿見箕筆與常時異亦自疑懼左右顧望汗出如漿侍郎愈窘平日常用之藥皆不能記忽胸中驟得蓖麻子三字思蓖麻子固藥名然非常用之藥不可輕投轉展尋思竟無他品遂書蓖麻子三字於盤中金又請曰旣蒙

賜藥敢問當用幾許又大書一兩二字侍郎亦不能自
主也金乃命人延二客至便坐小憩且具食焉食未竟
金出謝曰兒飲藥大吐毒盡出今無害矣仙人之賜也
二君之力也侍郎與蕭滿皆大喜出以語人有知醫者
曰蓖麻子固能拔毒然其性烈與巴豆同用之者法不
得過三錢今用一兩殆哉蓋以毒攻毒少則無濟此殆
有鬼神相之也嘗此時侍郎年甫弱冠光緒庚辰歲侍
郎年六十有六矣夜過余春在堂言此事余曰楚語有
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則明神降之
侍郎固真靈位業中人蕭滿亦必生有夙根者也故二

記十三

八

人扶箕實能感召神明與江湖術士左道惑眾者不同
也侍郎因言蕭滿晚年折節爲善有以訟事相商者必
宛轉排解之其人自言前生爲猴精不知何所見然其
目睛流轉不定并口鼻輔頰亦然疑其所自來必與人
異矣所謂蕭滿者滿非其名蓋於兄弟行居末故謂之
滿楚語然也相呼旣熟其名與字侍郎轉不能記矣余
按吳江沈曰霖粵西瑣記有土字一則云稅音近滿謂
最少也然則字當作稅乃曾文正公集有滿妹碑誌曰
吾父生子女九人妹班在末家人稱之滿妹其字亦作
滿蓋取盈滿之義稅乃俗字不足據也

雪琴侍郎又言一日正在書院中作文而蕭滿至大呼曰速助我不然敗矣問何事則其時衡陽縣城中有書肆曰集賢者其主婦爲妖所憑延蕭滿施敕勒之術大爲所窘飛一石至幾碎其顛故欲與侍郎俱往扶箕也侍郎私念扶箕僞耳安足驅妖不欲往而蕭滿固強之乃與俱行然實非其志也故行甚遲路中蕭滿與言此婦居樓上輒從窗中飛石擊人肆中書籍皆爲所毀其餘什物無完者一月以來人莫敢往往輒爲所困言未已侍郎大怒曰青天白日而魑魅橫行如此我必往除之奔而往蕭滿自後呼之曰止止吾尚有言問何言曰

記十三

九

兩人偕往氣稍壯耳侍郎愈怒曰吾何畏之有徑叩書肆之門門啓突入主人問姓名不告曰來驅妖耳卽脫帽露頂望樓上而呼曰妖能飛石擊人何不敲吾頭若不能者吾且登樓赫汝軀拉汝幹樓上竟寂然侍郎連呼不已而蕭滿至見之喜曰有勝矣速登樓乃俱登樓婦在帳中力持其帳不釋侍郎呼其夫曰劈之帳旣啓而婦遽引衾自蒙其頭蕭滿卽取清水一甌畫符其中使其夫啓衾而灌之婦飲符水略不抵牾蕭滿曰飲此神識當稍清矣吾儕且扶箕侍郎則假箕筆爲處一方略用丹砂鎮心茯苓安神之品授其夫曰以此療爾婦

遂與蕭滿俱出越日詢之此婦竟愈矣

光緒七年正月上元夜前後數日揚州燈市頗盛自教場街鵝頸灣至犁頭街一里有餘高棚廣幕燈明如晝士女嬉遊充街塞陌有張綱鎮人王姓者全家入市觀燈俄皆失散惟王翁與其子王大僅存所失者老婦一人年五十四卽王翁之妻也少婦一人年二十四王大妻也又少婦一人年二十三少女三人長者十七次者十三最少者九歲皆王翁之女又幼子一人纔八歲王大之子也於是王翁父子皆痛哭於路或曰江湖間有曰灑天花者善用迷藥欲取人子女先以藥灑回來者

記十三

十

則對面不能見然後以藥灑所欲取者卽惘惘隨之去矣王翁父子曰是則信矣吾父子彼時皆頭昏目眩幾欲傾跌必迷藥使然也王大曰父請先歸我自營求之不得不歸矣擲盃玦卜於神請所之神示以東南行行數日至儀徵於江口見一舟曝衣於竿則其妻之裙也往求附舟一老翁坐船頭操楚音執不可許以重賂翁欲納之有少婦在船尾語翁曰爾不惜死邪我欲畱此身以復讐必不可聽其言似中州人也翁卽麾王大去王大徘徊江岸忽有兵船巡江帆風而至其中有所識陳姓者在焉卽登舟告以故乃眠桅以待薄暮見有一

人入此舟陳卽招集火伴往捕之其人一躍入水中舟中惟老翁及少婦少婦自言黃姓河南偃師人亦其人以術取之者一家四口皆爲所殺投屍於江獨我在耳翁則周姓湖南茶陵人老而行乞於市其人招之至以奴隸畜之陳問其人姓名婦曰此安徽舒城人但知姓李不知其名年三十八歲習於水勇於泅雖入水不死也王大問家屬所在果在舟中閉置倉下唐人歐陽詹詩隔簾微月入中倉是古止作倉今作艙俗字也發而出之皆喑不能言少婦曰是飲啞藥矣我始來亦然飲水則解乃飲以水復能言挈之同歸兵船中將弁將此船移交儀徵縣縣官命捕李姓

記十三

七

者後未知得否

徽人程姓者啓肆於揚州新城之流芳巷光緒庚辰臘月二十四日旣祀竈與其徒會飲皆大醉而罷有李姓者酒後至相識某姓肆中閔語適有人來借錢券書具矣而無任者主人辭焉李慨然請爲任主人不可李怒始而謾罵繼而擐衣露臂始將用武環而觀者如堵牆其旁有候補同知吳君寓吳若之子聞門外大譁出而觀之李忽一舉手傷吳輔車四齒折焉吳君怒命里長監守之質明將送之官夜半李酒醒大懼以頭觸壁流血被面昏絕於地眾驚救無及正其動勦忽來一老者

曰母動我能治之取水一盂書符其中楔齒而灌之李竟復蘇血亦頓止老者曰十日不風卽無虞矣吳君聞之使視其子之斷齒老者曰齒雖斷根猶在可復生也其童子歎百日復故若丈夫也一年不入房亦如故矣吳請治之老者不受謝惟請釋李之罪吳從其言縱李去此老者殆精於祝由之術者與

天津有所謂姑娘子者女巫也鄉間婦女有病輒使治之巫至炷香於鑪口囁嚅不知何語遂稱神降其身是謂頂神所頂之神有曰白老太太者蝟也有曰黃少奶奶者鼠狼也有曰胡姑娘者狐也又有蛇鼠二物津人

記十三

三

合而稱之爲五家之神紫竹林有李氏婦得寒疾巫語之曰爾名在冥中已書銅牌越十日當書鐵牌則雖神不能爲矣今幸有十日之期宜速禳之病者惟婦言是聽大具牲醴禱焉一二日閒病似小瘥巫益自多乃授以秘方湯丸雜進其藥率由巫配台所費不貲而服之無驗病日加劇巫屢變其方以僥倖其或中朝補而夕瀉昨熱而今寒不及十日李氏婦竟死

湖北樊君希棣字萼樓余於第七卷中載其死而復蘇事今又聞萼樓有妾姚氏者素婉孌善事其嫡平日嘗言婦人嫁爲人妻則事舅姑如事父母禮也今我爲人

妾不敢侵主婦之職則惟有事主父主母如事父母耳
以故萼樓夫婦極愛憐之萼樓仕黔中以寇盜磐互寄
其帑於蜀姚亦從焉俄而病死萼樓在黔未知也一夕
見姚冉冉至戶外欲入又不敢入卽於戶外拔地而拜
視其所衣袿裳鮮明四字本後漢書皇后紀釋名婦人
上服曰袿今俗呼婦人上服曰袿
乃俗字也故借用此語訝曰汝何得衣此遂無所見越數日而家
書至姚死矣其後黔亂粗定家人自蜀還黔萼樓語其
妻曰姚死汝以盛服歛之非禮也妻曰不然萼樓笑曰
汝無我誑因歷言其簪珥袿裳妻不能隱乃曰吾痛之
甚故稍假之耳君何從知此萼樓告以所見一弱女子

記十三

三

耳死後一靈不泯竟能自蜀至黔亦可異也

余大兒婦樊之伯父早卒其伯母痛甚以姑年老懼傷
其心不敢哭日夜飲泣淚盡則繼以血久之血亦盡則
有如膏如脂者出眼孔中兩目眇昏幾失明矣一日有
親串家爲扶箕之戲而其伯父降焉言談如平生時或
問之曰君既有靈何不歸家與家人一敘乎箕筆書曰
吾生無罪過死後在冥中微有祿秩不爲冥吏拘束雖
日日歸家亦無不可所以不歸者歸亦無益徒使家人
悲悼耳其伯母聞之使人因其再降而與之言請必歸
自誓勿哭乃訂期焉且曰哭則吾卽逝矣及期設箕盤

於密室中伺之果至箕動有聲其伯母在窗外聞之不覺鳴咽箕筆遂止不動後屢請不復至其伯母甚悔亦無及矣

蜀人沈君秋颯與火兒婦母家樊氏有連同泊中曾爲貴州布政使有疾使醫治之已愈矣醫曰百日不洗足乃可若洗足則無救而沈君極喜洗足且其時寢興飲食咸復其常不以醫言爲信家人力阻之已將滿百日矣沈欲洗足家人使人招樊君萼樓至與之語自晝至于丙夜乃始辭去以爲夜漏已深必且就寢矣而沈命殫湯家人交口止之不可竟洗焉其明日遂卒異哉

記十三

西

沈君所患不知何病一洗足遂不救亦可怪矣醫固知之卒不能從其戒殆亦命歟南史言陰子春腳數年一洗每洗則失財敗事如沈君者竟以洗足喪其生視子春更甚矣

馬氏婦湖南人其姑病且死婦泣曰姑婦二人相依爲命設不可爲諱則新婦榮榮何所依賴形單影隻亦就死耳姑曰汝勿憂我死且爲鳥仍與汝居已而姑死果有鳥止於室中不去時集於其婦之懷乃日以米飼之至月餘婦泣而祝曰姑憫我孤苦化鳥以卵翼我甚善然我心則何安焉請姑自便祝畢鳥去不復來余孫婦

彭爲我言之馬氏婦其親串也

備氏女亦湖南人幼從其父宦於中州父甚愛憐之年
十六而嫁已就塗矣父親送之數十里外將返解所衣
半臂授之曰塗中以此禦寒及既嫁夫婦甚相得又柔
和善事其舅姑一家無閒言已而其父死舅姑視不以
聞其夫告之女大慟舅姑爭來慰藉女曰蒙舅姑過愛
新婦敢不自夷乎乃止不哭然不數月竟奄然而死
後有小婢言女於密室中縣其父所與半臂向之而拜
拜已輒飲泣良久始出對舅姑則偷色婉容仍如平
常其在幽閒無人之所未嘗不涕淚橫集也乃知此女

以毀而卒可謂孝矣

記十二

五

童子劉某浙江遂安人年十四薪采以養母一日自山
中歸且行且歌鄰人奔告曰虎銜爾母去猶歌邪童子
大驚棄薪而歸荷鐵叉以出走逐虎及之以叉箝其後
虎怒釋母還噬童子張其口呀呀然童子搢以叉適中
其齧虎躍童子亦躍又益進貫其頤童子楮叉於地虎
口不得喙兩前足在空際不能用力因甚久之復躍帶
叉而仆童子亦仆起亟負母歸呼鄰人往視虎則死矣
納之官官賜童子錢十萬其母傷不甚重藥之而愈此
事年家子張子厚言之蓋有平姓者與劉同里聞賞親

見其事也元史列女姚氏傳云虎衝其母姚倉卒往逐之卽以手毆其脇虎乃置之而去與此事相類彼一女于此一童子驚蟲攫捕不程其勇可以立懦矣若宋史所載童入娜事以身代其大母死則尤可憫也
豐某海甯人於光緒庚辰歲生一子無右臂人咸異之張子厚云昔在衢州見有婦人生子無左臂余於第十卷中載中州某氏女兼子不二形此二人者則一子而一不矣或云膺婦忌見月食若見之則所生之子四體必有缺

許翁歛縣人余嘗見之於故人汪鏡軒坐上蓋卽汪之

記十三

夫

妻父也家故巨富啓貨物之肆四十餘所江浙閒多有之至翁猶然翁爲人極愿慤其言呐吶然如不出口而其子弟中則有三四輩以豪侈自喜漿酒藿肉奉養逾王侯家僮百數十人馬數十匹青驪彤白無色不具腹鞅背鞅亦與相稱每出則前後導從炫燿於閭巷閒一日忽郡吏持官文書來太守以其豪橫欲逮問之乃兇懼上下行賂求免所費無算始寢不問於是此三四輩者相與謀曰家鄉不可居矣盍出游乎各具舟車出游江浙閒凡其家設肆之處無遠不至至則日以片紙至肆中取銀錢無饜足主者或靳之輒怒曰此故吾家物

何預公事使所善倡家自至肆中恣所取主者大懼皆以書白許翁許翁自度不能要束其子弟乃曰今吾悉閉諸肆彼無所取則已矣爲書徧告諸肆使同日而閉己而肆中之客皆大譁曰主人所不足者非財也何爲悉罷諸肆主人自爲計則得矣如吾曹何許翁聞之曰誠如公等言乃命自筦事者以下悉有所贈筦事者或與之千金或二千金視肆之大小自是遞降至廝役扈養皆有分也最下亦與錢十萬方許翁定此議時初未嘗辜較其人數及此議出主者按籍而計之則四十餘肆中其人幾及二千各如數拜賜而去而許翁之錢罄

記十三

七

矣十數世之積數百萬之貲一朝而盡亦可駭也余見許翁時其冠猶戴青金石頂綴鷗羽藍翎鏡軒語余曰翁所存惟此矣

故海甯州知州惲公諱數字子寬嘗爲嘉善縣知縣有惠政祀名宦祠至今嘉善人猶傳其軼事云有錢氏子以應試至縣城館某氏樓下樓有女悅之投書與期錢故長者恥其事託故辭去屠者陸某其鄰也拾得錢所棄書如期而往既登樓卽滅燈火女不知非錢也及出爲女父母所覺逐之陸出刃擊殺其父逃去其家訟錢氏子殺人公察錢非殺人者問女曰燈旣滅矣安知爲

錢氏子其身亦有癩瘕可辨識乎女曰其醫有癩驗視無有公乃使人物色於浴室得陸屠一訊而服又一事云有民某甲者與季父同居聲相聞也甲遠歸欲知其婦賢否以所齎金置社廟香鑪中僞爲貧窶焉者而歸婦事之如初旣卧息乃以實告質明往取金亡矣訟於官公至其家廉得狀又知其季父故嘗謀驚其婦非端入必夫婦密語爲季父所竊聞晨往攫取之耳乃佯曰此當問之神翼曰使人昇社廟神至一邑之人皆至縣中觀其異其季父亦在焉公問神神不答命以大杖敲其頭則有片紙自神耳中出曰攫金者其季父也其季父在旁失色叩頭服罪其事遂白神耳中書實公僞爲之者公固循吏而此二事實有發姦擿伏之智光緒辛巳春惲氏諸子乞余爲海甯君家傳故得知其事旣爲作傳又存此於筆記中云

記十三

六

同治乙亥歲余三兒在吳下得狂易之疾其婦姚甚憂之夜不成寐及夜中以夢非夢若有人呼之曰姑如此滅滅生亦何殊不如死矣視之則其從兄子也爾時便覺神思恍惚問曰何以得死其兄子曰莫妙於縊將再有所問忽聞其母大聲呼已卽應曰唯有周氏文字傳英者內子姚夫人之姨子也與兒婦同榻睡夢中聞其

應聲驚而覺遽問曰阿誰笑汝兒婦時亦頓寤卽告以故兩人皆不敢復睡坐以待旦既而聞人言此室中故有縊死鬼云然兒婦之母雖已前卒其兄子則是時實未死殆縊鬼幻爲之歟後余夫婦自天津還兒婦偶及此事余曰豈獨汝兄子之形聲縊鬼幻爲之卽汝母有靈不必曰在汝側亦神明幻爲之也汝必尙有後福左右有吉神守護兒汝將爲縊鬼所惑故假託汝母一呼以驚覺之耳詩曰相在爾室俗語曰擧頭三尺卽有神明此言可信善人則吉神隨之惡人則凶神隨之果其立心正大處事和平則隨在吉神守護雖遇殃禍皆化吉祥不然者反是

記十三

九

德清蔡駿甫兆駢余前母蔡夫人族姪孫也年二十九時室中夢見二吏持文書來召之偕往至一處似大官牙署導之入謁旋又導入一室中設公案卽請蔡坐蔡曰吾諸生安得坐此豈吾死而爲神歟吾子尙幼家事未了奈何泫然泣下二吏曰君旣不欲宜以文字自陳空言無益蔡卽援筆作數百言授吏持去已而復來曰爲君句緩二十年矣復道之出而寤病亦旋愈光緒庚辰歲蔡以知縣需次江蘇奉使至鎮江時丹徒令馮君已亭亦同縣人也下堂爲足遂言於太守使蔡代行縣

事及歲將盡蔡忽感疾夢中又見前二吏來召寤而語
人曰吾今年四十九距前夢適滿二十年吾其死乎或
慰之曰夢不足憑卽使有之前可句緩今胡不可蔡乃
爲文請再緩二十年且曰如數盡難延某有四子請各
假其五年之壽卽可延二十年矣其文蔡自屬稿使幕
客潤色之卽焚於丹徒城隍之廟己而病果有閒能飲
糜粥自幸不死矣至正月十二日晡夕忽張目謂侍者
曰噫吾仍不得免乎迎我者至矣問何所見曰來者甚
眾各執鎗籠有山東卽墨縣城隍字明日日加午遂卒
蔡自幼有幹才爲鄉里所重甫得一官而不永年人皆

記十三

三

惜之然歿而爲神異夫薪盡而火滅者也

不永年人皆

錢唐江入海之處有小村聚曰翁家步其地有某甲者
偶行於市遇一人以痧藥一丸強使買之索錢五百甲
距不受其人勸之不已且曰失此不買可復得乎甲不
顧而去及暮而痧發百治不效甲自言日間所遇使人
徧索之則不知何往矣犁巨竟死其所遇必是異人惜
其交臂失之也痧之爲疾夏閒恆有之余二兒婦爲唐
西姚氏女其家以致和堂痧藥二百年來擅名天下然
痧字古今字書皆不載不知當作何字門下士馮夢香
孝廉通知醫理頗讀古書嘗以問之不能言也余按集

韵有癩字音蘇疾也痧字或當作癩痧與癩乃一聲之轉也集韵又有癩字亦云疾也今世有烏痧之疾或古作癩癩歟

說文有疝字云腹中急也廣韵音古巧切與絞同音卽今絞腸痧矣

黃土老爺者滿州人也談者不言其名光緒十一年選授湖南靖州吏目家故貧乏獨行至楚不挈僮僕既至納部文於藩司乃徧詣臺司上謁謁者索錢不與遂不爲通久之不得之官資用乏絕衣裝俱盡流落市廛間爲人擔荷黃土日得錢數十以餬其口一日因所與傭值不足其數斷斷與爭方伯涂公適出而見之駐輿問故其人以告自稱卑職

卑職之稱宋人已有之見袁桷清容集

涂公疑其

記十三

三

人有心疾置不問麾使去又久之益困至代行夜者擊柝有某官者貴主夜禁聞其柝聲而不見其人使人呼之則自棚中出怒曰汝職行夜乃高臥歟將笞之其人疾呼不可吾乃官也某官異其言轉怒爲笑問汝何官曰靖州吏目某官大驚而察其聲則北音也乃曰信乎曰信信則明日可於公廨見曰諾及明日不至問之曰吾短布單衣僅至胛耳可以行夜不可以見長官某官曰此吾之疏也以衣假之其人乃至審其家世及官秩次第履歷則眞靖州吏目也遂以見長沙太守太守言於方伯涂公公喟曰然則曩稱卑職者卽此君歟召而

見之曰君良苦矣命吏稽籍今靖州吏目誰也則攝事者瓜期久滿以代者不至未得交割涂公命吏趣治文書俾靖州吏目之官已而又謂太守曰此君良苦宜少依助之乃其釀金得四百兩以資其行居數日靖州吏目入舜公又見之語曰吾前命太守以四百金爲贖小助行色君久歷艱苦宜益刻勵勉爲好官其人頓首曰敢不奉教然所賜四百金實未敢受己寄之長沙縣庫矣公問其意曰一官雖瘠終勝擔荷黃土時布衣蔬食豈不足自給何用多金謹存縣庫備公家一日之用公大嗟歎曰君異時必一好官也於是其事漏傳三湘間

記十三

三

稱爲黃土老爺而其名轉不著余以都下所刊爵秩全函考之靖州吏目名壽嵩或卽其人歟方伯涂公卽今河南巡撫朗軒中丞余同年生也世傳明夏忠靖公治水至松扛斬一蛟以其與蚌爭珠也後此蚌徙至寶山縣海中同治初寶山修海塘汪耕餘觀察福安預其役一夕自縣中歸夜將半矣肩輿行塘上見其前紅光燭天絕熾如霞疑爲烽火輿丁曰是名蚌獻珠乃珠光非火光也導至高處觀之其光果自海中出夫自明永樂間至今四百餘年此蚌猶在宜其珠之光徹霄漢也珠光宜白而赤師古注司馬相如傳

有所謂南方出火珠者其此之謂歟

汪耕餘觀察安徽懷甯人其俗不奏廁每就曠野而遺矢焉耕餘自言一日正蹲踞草間見有蜥蜴逐一蜈蚣過其前已而相逐益近其間不能以寸蜈蚣忽止不行曲其身如弓蜥蜴亦止不行久之折而回耕餘先擊蜥蜴斃之再視蜈蚣則已死矣曲身如故異之剖而視焉皮肉無恙然枯乾如腊矣蓋其精液已爲蜥蜴所吸也蜥蜴之食蜈蚣不食其皮肉而吸其精液亦可異矣又一日見有蛇方食一蜥蜴自其後足始以次第及其身俗傳蛇口含蜥蜴頭謂之龍虎合蓋蜥蜴亦名壁虎故也斷而佩之可辟不祥耕餘急歸挾利刃以出俟其吞及頭猛斫之誤中蛇腰斷而爲二其後半截已死前半截仍活急吐出蜥蜴全身狂竄去視蜥蜴初無所傷惟皮已糜爛矣二事雖細然非在曠野不能見也

耕餘言人齒中實有蟲往年嘗病齒或薦皖人王姓者善捉蟲召之至問所需曰無所需需銀鍼一予之其人持向齟齬間搗搗久之得大蟲二小蟲六七大者長三四分小者一二分黑首而白身皆若已死者其人以紙封裹之使置煖處曰明日啓視及明日啓視則已活矣徧體毛毳毳然頭有鬚有鉗尾有長豪腹有六足行走

甚疾耕餘以殺蟲之藥雜置其中非惟不畏且甚甘之
三日不予食乃死夫人見蟲豸色變孰知輔頰間乃
有此物歟耕餘又言曩權常熟縣時行館甚卑溼就寢
而蟲入於耳足聲窸窣如蟹爬沙又時聞其鳴如曰唵
唵厥聲甚長百計不能去使刀鐮之工齿而出之則一
蟻也蟻乃得聞其鳴亦奇

仁和鄉間有細民某甲以發邱摸金爲活當粵寇之亂
渴葬者多甲每夜出操鑿而從事必有所獲而歸其鄉
里患之曰一旦事發必爲吾曹累乃謂其妻曰若爲盜
婦行且從坐死無地矣妻大懼問計於眾眾曰吾爲若

記十三

畜

除之有聞則以告一日甲歸醉臥妻告於眾眾執械咸
集甲驚起奪門而出踰小水二卒爲眾所得聚薪蒸而
焚之明日拾其爐骨買棺斂焉妻仍斬衰哭於旁有女
未嫁而育於夫氏聞父死乃歸以頭撞其母且哭且詈
焉夫甲之所爲誠有可死之罪然其妻乃爲眾人伺間
以殺其夫其罪不尤甚乎相鼠一篇白虎通謂是妻諫
夫而作其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妻之於夫分則三
綱情則脾合豈宜閨房之內出此忿戾之言雖古詩說
愚未敢信

陳子愚廣文言有盜夜入巨室登其樓見一幼女可十

六七歲於燈下觀書有小婢垂頭而睡盜易之探囊發
賈恣所取將去顧女若無覩者異之戲拍其肩女大怒
而起曰安得無禮謂吾刃不利乎爾入吾室怯吾篋必
有絕人之技試獻所長或可免爾死不然血吾刃矣盜
聞大駭乃曰請觀吾技卽向壁間攝衣而上若有階級
者及屋椽始卻行而下女笑曰技止此耳提其足擲窾
間則一足折矣女舉纖趾躡壁而上及竿則翩然翻身
以背負壁徐徐走下謂盜曰視爾何如盜叩頭乞命女
曰吾不殺汝又提而擲之牆外余按梁書羊侃傳言侃
嘗於兗州堯廟躡壁而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唐張鷟

記十三

五

耳目記言柴駙馬紹之弟嘗著吉莫靴上磚城直至女
牆手無扳引時人號爲壁飛是此等絕技古固有之然
以弱女子能此則奇矣子愚鑿鑿言之或當不誣惜不
知其姓氏且亦不詳其爲何時何地人也

乾隆時江南通州來一僧兩耳各穿一孔以小玉環貫
其中往來士大夫家咸呼爲玉環和尚善談論喜飲酒
初無他異後忽失所在眾追思之玉環無端能貫入肉
中是必異僧也然余疑此或先裂其耳以環納入再用
藥敷之滅其瘢痕如拾遺記所載吳王以白獺血雜玉
與琥珀屑滅鄧夫人頰上傷痕之類僧家借此惑眾耳

其後通州呂市鎮又來一丐負竹一段手執小鋸逐段鋸之廣三四分乃以兩段聯貫爲一形如連環實與小兒爲戲弄之具至晚不知所往眾傳觀其竹始共歎異竹無裂痕何能并合殆真異入矣

有富家子所娶亦富家裝送甚盛成婚之夕將就良席婦忽長歎子問其故婦曰吾初許嫁一老儒之子老儒死其家益貧吾父亦死吾母悔焉背其盟改適於君雖由母命而追念往事不覺矢聲君勿罪也子瞿然曰老儒子今安在曰聞流落市井矣子遽出謂其父曰吾家幸富厚何患無婦奈何奪貧子之妻卽訪求老儒子遇

記十三

三

之以歸衣以己之衣掃除別室使成婚禮盡以婦家所裝送者卑之居數歲父使以太學生應鄉試子雖自幼從師讀書然日以嬉戲爲事所作詩文皆師代爲之父固不知也及入闈執筆苦思終日不得一字疲極假寐有老翁舉帷而入推之起曰吾文已成而卷爲墨齿所汚無用矣知子文尙未就敬以相贈子大喜錄之而出以草稿示師師曰佳則佳矣二三場必不相副奈何及入第二場仍終日無一字薄暮內偏如廁又遇此翁哀之曰尙有以贈我乎翁笑曰諾出之袖中經文五篇皆具出以語師師默然至三場又遇翁如前師曰汝今必

中式矣榜發果然師乃告之曰汝所遇者鬼也天下固無是好人且第一場旣以墨污遭擯斥再入奚爲汝於第二場相遇吾已知其非人不言者恐子畏怖耳汝不奪貧子之妻固宜有是報此翁必其父也眾以爲然乃厚贈貧子後貧子亦成名兩家往還若姻婭矣

杭有貧士少時渡江至蕭山爲童子師歲暮歸休篋中有洋錢三十皆學徒所贈遺也至江干有少婦坐地而哭甚哀問之曰吾夫死爲族人偪迫將赴清流而腹有遺妊徘徊未忍是以悲耳言未已其族狀跡至士卽同往其家責以大義煖曰君言誠是但其姑已受人聘錢

記十三

毛

爲其夫治喪今無以償之勢不可已問聘錢若干則洋錢三十也士卽以所齋畀之歸家遂無一錢或曰君有此高義當不久落窶而士顧困於場屋年五十餘尙逐隊入舉場所坐號舍適居最後偏近庠廁臭穢殊甚士亦安之俄有少年來坐其鄰鋪掩鼻曰此何可坐謀去之士責之曰吾所坐更後於汝汝乃謀徙他鋪如功令何少年慙謝遂不徙已而言談頗相得及題出少年操筆成文甚疾速而士伊唔良苦少年就視之僅數行耳且蹇澀不成文理士恠恠曰本不工文今年老益荒廢矣少年曰吾請爲君成之染翰如飛文無加點旣成以

授士士大感媿曰以年論吾長於子以文論子吾師也
請如王孝逸白首北而矣榜發兩人皆中式士詣少年
謝執弟子禮焉少年曰吾與君幸有同歲之誼敢辱大
禮正相遜讓而少年之母自屏閉窺之使婢問客某年
曾於江干救一婦人乎曰有之母遽出拜曰恩人恩人
蓋少年卽其遺腹子也

泰興李東懷以拳勇聞有僧來訪請與角技東懷懼不
敵僞曰李東懷吾師也今適他出僧出名紙曰以此致
意乃以一手掀其聽事之柱去礎數寸納名紙其中曰
置此應無遺失卽辭去僧所寓在慶雲寺東懷瞰其亡

記十三

天

而往答之出名紙語寺僧曰爲我多謝阿師然恐遺失
乃唾紙背竦身直上以名紙黏著殿之正梁略不昂斜
殿屋高大梁去地幾二十丈僧歸見之不與角而去蓋
一畏其驍勇一畏其趨捷也

劉雨香仁和小陵村人其地有范氏者賈於天津使
劉主會計晚歲南回家於唐西資產頗饒及病且死忽
有一婦人衣紅衣與一男子踵門而問曰此劉雨香之
家歟劉氏之人曰然二人徑入過劉之妾於中庭問曰
劉雨香焉在妾曰在房二人入房房中人皆見之劉方
臥牀上遽起跪而自投曰所負債必無不償婦人曰已

至今日尚及償歟劉忽倒於地家人扶之起氣已絕矣
婦人與男子皆不見劉氏之人無識之者莫知爲誰也
然負責不償償之以命則固不待問矣

石門有舟人某甲艤舟水賺日且暮矣有二人來賃其
舟問所之纔數里耳問傭值許以錢七百甲甚喜卽載
二人以行行里許有一舟迎面來其操舟者鄰比某乙
也問曰汝焉往甲曰載此二客如某所乙視舟中無人
焉來橈去楫一瞬卽過亦未暇問然心疑之旣至家以
語甲之子子卽以小舟追及之見其父所操果空船也
呼父問故甲視二客皆不見乃悟遇鬼做固久之與子

記十三

五

俱歸未一月而甲死

光緒辛巳春德清鄉間有婦祭其夫之墓者祭畢焚紙
錢火著其裙延及其衣不可撲滅俄頃之間竟斃於火
僉以爲異後知其夫乃醫也死後有洋錢數百孤子藐
焉始孩婦不能守嫁有日矣謀以其賄遷而不以其孤
往祭墓告別遂罹焚如之慘此鬼可謂有靈矣

唐燦如溧陽人賈於吾湖遂家焉一妻一妾年過六十
無子望之頗切將及七十妾始舉一男俄以折閱耗其
貲索逋者踵於門乃出至他所避之妻與妾素不相能
至是以家中落益憎其妾謀去之妾曰吾已有子矣尚

馬往妻竟鬻之於鄉間妾將行泣曰吾此行必不活已
而果縊死於所鬻之家其子在家已三歲能言矣一夕
忽瞠目曰阿嬈喚我去未幾寒熱大作達旦竟死唐聞
而溢歸已無及矣媼妻悍室斬絕夫嗣雖令賣阜菟掃
帚猶寬政也

記世三

手

無錫縣蕩口鎮民生得一雁將殺而烹之有書生見而憫焉買以歸畜之以爲玩懼其逸去以綫聯其兩翻使不能飛雁雜處鷄鶩間亦頗馴擾惟聞長空雁唳輒昂首而鳴一日有羣雁過其上此雁大鳴忽有一雁自空而下集於屋檐兩雁相顧引吭奮翮若相識者一欲招之下一欲引之上書生悟此兩雁必舊偶也乃斷其綫使飛而此雁垂翅旣久不能奮飛屢飛屢墮竟不得去屋檐之雁守之終日忽自屋飛下相對哀鳴越日視之

記十四

一

則俱斃矣書生感其義合而瘞之名曰雁冢嗟乎禽鳥之微猶不忘其偶若此使人彌增伉儷之重

揚州城外有農家畜一牛頗肥腩使之耕亦甚得力一日牧者繫之於樹牛方臥忽有一馬不知所自來亦至樹下與牛對臥見者初不以爲異馬忽嗅牛之鼻牛卽躍起自斷其綫以角觸馬馬亦起而蹀牛於是牧者大呼村民咸集而其鬪益力不可解鬪且行將入於城守者懼闔其門乃卻走又一二里至角里莊時隨而觀者甚衆然莫能爲力其鬪已及兩時之久馬倒牛亦倒則皆力竭而斃矣審視之馬洞胸破腹一目墮於地牛兩

肋俱斷腹破而腸出並僵臥血中殆佛家所謂夙寃者歟嗟乎一種業根雖俱墮畜生道中猶不相捨亦可畏矣

江西省城鼓樓前一大宅久爲狐據無敢居者其西爲某氏宅則無他也有何姓者僦其屋以居一日使婢至後院收所曝之衣久之不至跡之杳然而其地無門戶通他處且垣墉高峻非可踰越人異之訪求數日竟不可得有傭媪來告曰頃聞鄰宅有笑語聲此屋久無人居是可異也何乃集家人往視啓其門則蓬蒿沒人蛸蟪在戶經堂厯輿大索無獲廢然將反或曰此行也得

記十四

二

罪於仙人矣宜以來意祝告之何乃焚香默禱而還及夜婢忽自後院出問連日何在曰在鄰宅問衆人入內搜索汝匿何所曰衆人來時我悉見之而口不能言足不能動但怪衆人何不見我耳問汝在彼數日何所見曰其人甚衆有小女子衆皆呼爲姑子其姣無雙最與我狎食我珍羞衣我文綺其家陳設華美羅屏繡幕屋不呈材每夜衆女列坐度曲以絃竹和之或使我歌則姑子輒代謝不能焉我欲求歸則姑子怒罵曰婢子此間不樂歟尙何歸然則今日何以得歸曰此亦姑子之意謂其家以禮相求不可不使歸也問來去何塗之從

婢皆不能言惟覺此身飄飄然若有提之而去挈之而來者何懼狐爲祟次日復盛設牲醴往謝之後亦無他異

湖北徐氏女嫁爲邵氏婦年過三十而孀撫孤子至於成立而其姑病徐願朝四大名山爲姑延壽四大名山者蓋世俗所傳如峨嵋五臺之類皆古佛道場也及姑死旣免喪乃挈其子乘一馬以行歲月旣久經歷頗遠咸豐季年至於雲南止大理府賓川州之鷄足山相傳是山爲釋迦大弟子迦葉示寂之所舊有銅佛寺頽廊碧殿頗極莊嚴至是久圯矣徐慨然議修復之乃卜吉

記十四

三

日庀材鳩工爲經始之計或尼之曰爾願則宏矣方今盜賊嚙牙人民雕斲事必無成不如已也徐曰不然天下事有志竟成吾姑爲之不憂無助已而遠近聞其事果有施舍者或以錢或以粟徐悉以供土木之費已無私焉惡衣菲食益自刻苦人皆敬信之其所乘之馬聽其遊行山谷逐水草之便無牧之者而徐偶有所往則馬輒自至莫知其所以然也其時大軍雲集糗糧楨幹所在饒衍諸將士或至寺中徐必爲潔治蔬食將士皆喜各有所施一二年集資巨萬於是大興工作木工石工日百餘人婦躬給烹炊執都養之役未及一年而底

於成僧俗瞻禮無不讚歎時馬星五觀察駟良駐兵其地實親見之年未五十修眉纖趾不失大家風範其子年二十餘耳工既畢婦請於有司求給路引至西藏禮佛留之不可仍挈其子騎馬而去後有人自藏中還言曾遇此婦於塗云

湖北興國州有楊叟者鄉里之多田翁也偶騎馬自城中歸一童子從經行阡陌問彌望皆其田也意頗自得顧視童子曰汝視我田多否童曰多則多矣翁不聞俗語乎一場人命三場火三年之後不屬我叟大怒罵曰畜產遽下騎蹴以足童厥然而倒視之死矣童子之父母執以興訟耗其家貲十之六七僅乃得免後又三遇火災蕩然無立錐地叟死其子婦備於樊氏余大兒婦樊聞其所說如此孔子曰滿則覆信夫

大兒婦樊言有農家曝穀於場一媪守之其孫從焉有鴉向之而鳴媪曰鴉鳴不祥與汝歸乎乃歸未及其門遇娶新婦者綵輿前行一少年衣裳醜醜而尾其後鄉間俗例凡嫁女必使其兄若弟送之謂之送親阿舅富者則以輿馬貧者徒步而已故有俗語曰阿舅阿舅輪後走狗其孫見此少年卽戲誦此二語少年怒舉肱一揮其孫仆地觸石裂腦逾時而斃媪家執此少年訟之

富實係誤殺不能擬抵而其孫竟以非命死禽經云白
廐烏不祥其信然乎然使聞之而不歸則不與娶新婦
者相值卽不致以戲言見殺避禍而適以得禍天下事
往往有類此者

漢口鎮民陳某啓肆買乾肉有黃犬入其肆覓食陳適
割肉隨手以刀斫之中要害立死曳而棄之溝數年後
陳見一老翁坐其門外疑來買肉問所需翁曰吾非買
肉來尋汝耳問尋我何爲曰汝棄我溝中三年矣今幸
得出能忘汝乎言已卽不見陳問肆中之人則皆未見
有此翁但見一狗向陳嗷嗷耳陳還入內俄身熱頭痛

記十四

五

昏不知人忽大言曰我江甯城外黃土坡人姓周因生
前有罪死後罰爲狗爲汝所殺棄我溝中困不得出今
因人浚溝我乃得出訴於宮六王王謂汝誤殺我例不抵
償我再三陳說冤苦哀王惻然命二役與我偕來不索
汝命但須將此事廣爲傳播俾人知物命不可任意戕
害則以我一命保全多命我亦可銷除宿孽再得人身汝
非惟免罪且可得福妻子卓懼請俟陳病愈從其所言
陳病旋愈有人從漢口來親聞陳說如此也

江都黃輝山畜一犬甚愛之禁不使出戶犬固牝也方
春求牡之時鬱不得逞遂癩黃之子方食而犬至不知

其已病也投以食不食遽前齧黃子之手家人奔救乃去視所齧處流血如墨叫號月餘竟莫能救而死是亦畜犬者所不可不知也

天津任家胡同有沈姓者年七十餘矣長蘆鹽運司之吏也家貲頗饒所居屋亦甚華美庭有古樹一株百年外物也沈欲於庭中築一牆以分內外而樹適當其處謀伐之夜夢古衣冠人自言爲樹神戒勿伐沈以爲妖夢不之信竟縱斧焉有赤血流出如血家人咸懼或勸阻之而沈意不可回旣伐樹甫五日而火作不知其所自起其夜天無微風而火勢猛烈竟不可救沈從夢中

記十四

六

驚覺奪門而出又念有文書在臥室中復入取之遂逮乎火而死死者凡四人不延及他屋明日人往視之見其大門無恙四面牆垣初不傾頽而其中悉成瓦礫場亦可異也

彭雪琴侍郎微時曾館於麻總兵家麻乃廣東人實回紇人之編置內地者也其母年八十外忽得奇疾疾作時輒失所在家人徧索之不得往往得之屋上或數歲一發或一歲數發侍郎館其家時嘗親見之其母高坐屋山笑語諸人曰來來此間甚樂家人百計招之不肯下其子梯而上始從之下然其下也必其子扶掖之跽

踣而行屋瓦皆碎不知其何以上也既下而問之亦不能自言矣其母年至九十五六乃終亦無他異

陳東之孝廉潮泰興人蕭山湯文端公視學江蘇時取入縣學道光十一年應順天鄉試中式舉人先後客京師十年精於小學韻學算學同時魏默深包慎伯諸君皆推重之以乙未歲卒於京師年止三十有四卒之前一日文端往視之時已薄暮見有二小兒一衣紅一衣綠入其所居室遂不見文端出語人曰此子必不起矣其家西鄰有秦叟者每日鷄鳴必起無閒寒暑當孝廉之將生也秦叟蚤起見有火毬大如盃墜於陳氏之竹

記十四

七

園次日孝廉生至是又見有火毬自竹園出而北去隱隱有聲及凶問至則秦叟見火毬之日卽孝廉死之前二日也其子子愚廣文譖爲余述如此

子愚廣文又言其長子繩祖弱冠未娶以同治五年失足水死所聘爲同縣朱氏女聞訃絕食而死廣文適居母憂未遑迎其喪朱氏厝之於先塋之側已而廣文具舟往迎之舟泊河干距其塋可二三百步廣文先設祭於柩前并爲文焚之告以迎歸合葬旋風倏起吹其灰直入舟中見者無不驚異逾二年其次子光祖舉一子卽以爲之後子生之前一日廣文妻夢一少女向之而

笑不發一言及覺而面貌衣裙了了在自但不識耳偶
言於朱氏則朱女之貌一如所夢其衣裙亦與臨終時
所著悉合也

王子閑者江西藩司署中老賓客也自中年後卽多病
夜不能睡晝不能食每日晨起必飲藥一大盃凡補益
之品無一不具飲此則治事如常人一日勿藥卽病不
能興矣有熊君謂之曰人生寢食爲最要之事不寢不
食全恃藥力扶持而能長生久視者未之聞也今授子
一法每日不論早晚但得閑暇則閉目靜坐收束此心
使一念不起如是或四五次或一二次每一次以盡一

記十四

八

炷香爲度行之既久必有效驗王從其說一月後偶於

夜分如法靜坐忽不自知竟得一宿安睡

寤呼骨切音如忽見廣韵

十一汲云

睡一覺也寤而覺有飢意時在人定之後無所得食探

小盃中略有餅餌之屬卽取食之食已復睡至明日日

加辰始覺覺則大飢亟索湯餅食之盡數器食飽捫腹

語其人曰寢食之樂一至於斯久矣余之不知此樂也

許星臺廉訪時官江西親見其人及來江蘇爲余言之

廉訪亦力行此法自言從前爲太守爲觀察時公事無

多日必靜坐數次今官廉訪則不能矣然亦必以盡一

炷香爲度無一日間斷雖或賓朋高會聲伎雜陳稍一

歛攝卽如不聞不見者然余歎曰香山詩云學調氣後
衰中健不動心來鬧處閒君之謂矣廉訪因余有肝胃
之疾力勸行此余舊有枕上三字訣刻俞樓雜纂中亦
非不明此理者而心形交役未能坐忘正如東坡先生
作龍虎鉛汞說寄子由而自知易流之性不能終蹈此
言也因記王子閑事拉雜書此殊自愧矣

蘇州臨頓路民某甲以織絰爲業有某乙從之學藝三
年矣甲愛其勤謹欲以女妻之謀之妻亦以爲可妻私
問之女女意不欲乃寢前譏乙心憾焉光緒辛巳歲立
夏之日例停工作甲夫婦並他出獨女在室中乙挾利

記十四

九

刃入室謂女曰汝父母皆欲以汝妻我汝顧不欲何也
今日我刺刃汝腹中矣卽以刃連擊之傷乳及脇乙知
女且死引刃自斷其喉立斃女逾日始絕是殆有宿冤
者與

大庾戴可亭相國罷相家居喜與門下諸客講修煉之
術蕭山湯文端公未第時館其家亦預焉一夕相國招
諸客坐暗室中不設燈燭皆閉目靜坐坐至夜分相國
頭上忽發大光明其大如槃其明如鏡視其中隱隱若
有物者但不可辨耳文端亦然其餘諸客各有光而小
僅如豆且搖曳不定次日相國語諸客曰吾齊根抵厚

薄功候淺深俱見於此相國年至九十六而終許信臣前輩視學江西猶及見之時年已九十外不甚有言而見人輒笑終日無戚容信臣前輩曰此老視天下之人天下之事天下之物無一不可喜者其所養真不可及也

蕭山湯文端公官京師時居東單牌樓其屋相傳爲乾隆時大學士和坤舊第素稱凶宅及文端居之了無怪異惟後有屋七間頗宏敞不居人屋中藏皮書籍庭下雜蒔花木最西一室爲奉佛之所文端每日晨起必至此室禮佛從者皆止於庭不入文端至戶外輒見一叟

記十四

十

先在室中膜拜拜已不見文端乃入拜曰以爲常心知其爲狐也以其不爲人害亦姑聽之及文端薨逝之年此叟遂出至聽事客至見其蒼顏皓首倚隱囊而坐疑爲文端也將趨問起居倏已滅迹乃其駭異文端薨妖異大作棹椅之類無故自動或數人方共啜茗茗椀忽飛至他處湯氏惡之不復居此屋余聞之文端之孫伯述司馬云

蕭山縣東門外有土地廟其地蓋近海矣廟後有大池方一里同治辛未夏大雷雨有一黑龍降於池其身大於連抱之樹其尾在池中而其首猶在天半雲氣護之

不可見不知其長幾許也一時喧傳神龍取水冒雨往觀者甚衆然皆不敢逼視但見其背上有水分兩路一從下而上其水白一從上而下其水黑有知者曰龍頭上有分水珠凡取人間之水至珠所在清濁自分清水上行化爲雨澤濁水下行仍回元處故其從上而下者皆泥滓也歷一時之久雨勢稍衰龍乃騰空而去

湖北興國州某生人頗長厚有小婢曰二兒亦善遇之偶使二兒灑掃庭除怒其糞除不盡蹴以足誤中要害立斃大悔厚斂之是歲應鄉試入闈坐號舍中每抵筆和墨輒有二指見於前而不見其人晝夜皆然爲其所

記十四

十一

鵬竟不得成一字乃悟曰以二指示我必二兒也因納還試卷俟門闢而出爲二兒大作佛事至次科復入闈遂無所覩

浙人有蔡姓者居京師其子甫及髻鬣卽豫蓄一幼女待其長以爲子婦無何此女死又爲其子聘方氏女不以前事告及成昏之日於房戶之外設几案焚香燭使新婦向之而拜方氏之送者曰是於俗例謂之拜房繼室則然元配則否執不可乃撤去之俄風起燭滅新婦仆地若有扼其吭者聲喀喀然咸其駭異乃告以前事書此女姓氏爲位祭之扶新婦起拜如儀遂得無恙

湖北咸甯縣有余氏子幼聘賀氏女未嫁而死余氏議迎其柩以歸而女之父不可曰嫁殤遷葬非禮也自下地以葬其女及余氏子別妻婦楚俗娶婦壻必親迎余氏子迎婦還道經賀女之墓有旋風起墓門初不爲意既至家成禮而余氏子性情頓異數日後暴盜無人理尤虐遇厥妻輒使長跪堂前鞭箠之罵詈之幾無虛日舅姑好語之曰吾子因病失其常性苦我新婦良所不忍然拂其意病且滋甚幸哀憐吾兩老勿辭勞辱新婦頗婉婉聽從而余氏子之病日久不已舅姑究其病之所由起如有墓門旋風之異乃爲賀氏女設粟主奉

記十四

三

祀之賀父又親詣其女墓責其無禮然皆無驗歷十餘年所娶婦死余氏子之病始瘳余氏與樊氏有連往歲余大兒婦樊歸甯會一見之已如常矣未幾續娶而病又作今未知何如也

咸甯樊氏女余大兒婦之族姑也既嫁之後忽得狂易之疾久而不瘳樊氏迎之歸使巫者治之女病良已乃爲製新衣內外悉易之以輿送還夫家幕以魚網使昇者疾趨以行舊時衣物概不將去自是女果平復如常越數歲母偶檢視女所存畱衣笥見有新衣數襲歎曰如此好衣不著可惜閱時久矣固當無害乃親送至女

所女攬衣未及著忽歌吹大笑曰數載尋汝不見今在此邪言已復發舊疾憊惘彌甚百治不瘳竟以狂死鄂俗以人自經死者爲喫油麩油麩者以水和麥末爲長條必稍著油乃成故曰油麩江浙間曰索麩古人則謂之索麩玉篇麥部麩博領切索麩也南齊書何戡傳稱上好水引麩卽此物也咸甯有章姓者營造屋宇而遇工匠頗刻工匠銜之偶食油麩卽以所餘埋之於戶限下無何章妻縊死章亦時時引帶語人曰我宜於何處縊歟家人患之有善相宅者周觀其室曰戶限下必有異相之得油麩擅而棄之乃已

記十四

三

營建室宇尤重上梁溫子昇闔闔門上梁文曰良辰是簡穆卜無違是古人亦甚重乎此矣咸甯劉氏新成一屋居之者輒患崑血之疾有相宅者曰梁上得無有異乎梯而視之則有一赤蟲蠕蠕動長可數寸而細僅如髮黏著於木竟不可去乃易其梁而崑血者皆愈後知木工於上梁之日偶傷其手血濡縷入木中遂成此異初非有意爲厭術也

徽人程姓者以貲雄其鄉累世矣生一子少而癡頽及長混混無所知其家以二僕守之饑飽寒燠悉二僕爲之節度或不受教則痛笞之乃帖然服其術若馭牛馬

然遠近皆知之無與論昏者程氏故有質劑之肆在無錫有汪氏者世爲之主會計汪有女與程子年相若也汪叟乃慨然曰吾家自祖父以來皆主程氏今程翁有子無女之者吾何惜一弱女子不以酬其數世之恩誼乎使人達其意於程程初辭焉汪固以請程重違其意乃聘爲子婦及成婚纒雁之儀牢羞之費頗極暉備青廬既啓將行交拜之禮而程氏子蹙躡踴躍竟不成拜已而入室顧視室中羅屏繡幕非平昔所寢處則大驚叫囂東西墮突南北無能近之者不得已仍命二僕推輓以去女自此獨處終身矣舅姑語之曰吾子非人類

記十四

十四

也苦我新婦幸善自愛次日卽割家貲巨萬與之逾年以兄弟之子一人爲之嗣而女甚賢達上事舅姑下撫嗣子旁遇娣姒皆無閒言舅姑益善之因爲子納貲得官女遂受四品之服與夫異室而處者三十年雖爲命婦仍處子也程氏子先卒女又十數年乃卒晚歲年齒旣高行輩又長家中事悉稟命焉女善料事並能知人事無巨細經女處分悉中窾卻程氏子雖迷惘終身然儀狀端整肥白如瓠中年以後須髻甚美望之若叢祠中所塑神像者然且自程氏子之生也其家日益饒衍候時轉物無不得利程氏子死稍稍衰矣然則此夫此

婦其亦有自來與余少時館於休甯汪氏汪與程有連
故得聞其詳余詩集中有女蘿行一篇爲汪女賦也

蕭山沈茂材祖煒言其友李某館於高氏主人高叟博
覽士也一日有鄰人於山上掘得一物似鴨而無毛通
體純黑兩目皆閉以示李李不識高曰此蛟也幸兩目
未開故不爲患烹而食之亦一異味然其身上不可著
一滴水得水卽能變化平地生波廬舍爲墟矣乃攜至
爨室燒釜使紅投此物於中而蓋之釜中鬻然黑水溢
出可四五石水盡啓蓋則已熟矣色白如凝脂取出薄
切之湛諸美酒調以醯醢與李共食味甚鮮腴食品之
美殆未有過之者余按蛟鮮龍醢自古有之則蛟固可
食者然郭璞注山海經云蛟似蛇四足王逸注楚辭云
龍無角曰蛟北夢瑱言說蛟之形狀云如蛇又云如水
蛭皆與鴨不類此物似鴨殆非蛟也

蕭山縣有地名臨浦其山多毒蛇或言江西真人府法
官能捕之乃共釀錢請一法官至適蕭山令黃君以事
至其地見之因與偕往觀焉法官周行山岡拔劍向空
中指畫口誦咒語又以楊枝湛水徧灑之乃至山下平
地以劍畫地爲三大圈其圈皆徑三四丈自仗劍立第
三圈後使黃立己後戒之曰有所見勿畏也頃之眾小

蛇蜿蜒而至甫至第一圈卽斃其後蛇來益多亦益以大或入圈未半而斃或入圈而斃或出第一圈及第二圈而斃旋又有三蛇大如屋柱入第二圈亦斃俄狂風大作山上大樹皆扒有一蛇長十餘丈粗若五斗米囊遍體金鱗口噴青煙連度二圈不少趨趨昂頭直犯第三圈黃大怖遽跳去法官不爲動蛇入圈者半忽蹣跚不行則已死矣法官顧黃笑曰固戒君勿畏何怯也此事亦沈生祖燁說余按夷堅甲志載方城民王三捕毒蛇畫地爲三溝語人曰若是常蛇越一溝卽死極不過二如能歷三溝則我反爲所噬矣旣而蛇徑前無所畏

記十四

宋

欲就王王亟脫袴中裂之蛇分爲兩死事與此相類然則蛇或竟逾第三圈法官亦必有法以制之也

沈生祖燁又言有人曾見一蛇其形正方修廣各七八寸如薄版一片詢之土人云此名花版蛇蛇中罕見者其毒尤烈余按錢唐趙恕軒學敏著本草綱目拾遺言杭郡山中有蛇名方勝版以其徧體花紋如錦中方勝而形匾如版故名豈卽此物與沈又言有人於海濱捕得一物形如鼈而無裙其大如席背上有甲背下無甲在水中力甚大登陸則不能動眾莫之識或云此是瑋瑋然考桂海虞衡志言瑋瑋形似龜鼈背甲十三片黑

白斑文相錯其邊裙闕闕如鋸齒無足而有四鬣以四鬣掉水而行此物無裙且不知有足與否又不言其背有斑文未必其爲瑁也

河南府多叢祠主之者皆婦女也呼曰師婆然率爲訛謾之言以欺罔婦豎耳獨一師婆所奉之神頗著靈異有求者踵於門輒如其所禱以牲醴來祭者無虛日師婆大獲利益余大兒婦燹在其父河南太守署日聞婢媪輩言其事不可勝紀佃有一宦家婦以子病禱於神子病果瘳將親往謝焉師婆回辭曰神所居隘狹不足辱夫人玉趾請命臧獲執其禮婦不可盛服而往甫一

記十四

七

展拜有鼈蹠跚從案下出自此靈響寂然余二兒婦姚曰此婦必正人故邪神畏之余曰是也

大兒婦又言河南府有一處出大蛺蝶其大如槃嘗有人以二蝶饋百里外一親故其家受而畜之園圃中一蝶旋斃一蝶逸出飛翔郊野有師婆捕以歸詭言得神蝶大著靈異香火日盛如是月餘畜蝶者之家有一小兒偶過而見之喏曰吾家所失蝶乃在此邪自後祈禱不復有驗此則鮑君石賢士之故事自昔有之矣

憚次山中丞爲常德守時有記室之友郭君湘潭諸生也頗有詞藻人亦長厚賓主極相得居數月忽語中丞

之族子曰吾將去矣太守失禮於我我亦失禮於太守豈可久居此哉族子力白其不然且曰君固長者勿爲浮言所惑翌日又謂族子曰今真不可留矣太守治我獄不少寬我行將斫我頭奈何族子駭其語聞於中丞疑其有心疾使醫治之醫曰六脈皆亂是不可爲巫送之反中丞乃親往視疾先窺於牖則見其人在室中若與人搏擊又若與人揖讓狀甚愴囊乃入而問曰先生之疾有閒乎曰無恙也聞有歸志信乎曰否否其應對猶不失常度中丞惘然不能測姑爲具舟有周君者中丞所聘爲其子師者也與郭所居相近中夜郭忽突入

記十四

六

周室跪其牀下周驚起問故郭則泣曰已矣太守執法必斫我頭此前生事死固非枉然我有老母在君居賓師之位能爲我言於太守求一綫生路乎周力挽不起乃結之曰質明必言於太守君且去推之出闔其戶郭竟跪于戶外達旦及明日舟已具而雨甚不能成行郭危坐枕上不動人往視之曰我今日死矣食之不食強之食乃盡飯二大盃夕食亦然食已復坐枕上問何故坐此曰待死耳是夜中丞使健僕四人守之四人者皆坐旁室中丙夜忽聞郭室拘闔有聲走視則失郭所在矣其庭中故有門出門卽一大園圃花木陰森山石蒼

突且有池二畝人人圍見有入隱約在前僉曰是矣
尾之則入於廁疑其奏廁也入廁無所見始悟所見爲
鬼乃大索園中杳無蹤跡有行夜者曰園東北隅有一
土垣垣下有一井其地人所罕至無乃在此乎如言求
之果得其二履於井邊又一袴在井榦之上使人鉤撈
井中而得其屍徧體青紫有若足蹋者有若手掐者厥
狀甚慘檢視其几席間則前日醫所處方猶在方中有
女貞子郭書其旁曰女本貞也而使之不貞其罪可勝
誅乎其所親某君見之歎曰此其前生之孽也因言郭
於二十歲前得病且死病中自述之語甚怪且有一詩

記十四

九

彼時不死者始郭氏祖父尙有餘澤故稽緩數年待其
有子也郭之子尙在孩提未能成立且學使者賞其文
藝將以充咸豐辛酉拔貢生而究業牽纏竟死非命亦
可傷矣觀其書藥方數語知其前生必於溫柔鄉中失
足者也

沈仲復廉訪言其贈公宦游七閩時繼母馬太夫人歿
時其所寓屋甚隘狹纔三間耳東爲臥房房中安紗窗
六扇分前後爲二卽於其前爲馬太夫人位西嚮以布
幕蔽之贈公手書一聯懸幕上每啓幕則聯軸觸窗櫺
砢砢有聲又地苦卑溼藉之以席履其上蘇蘇然南牖

有兀有橙

廣韻四十八橙有橙字都邵切凡橙卽今俗書筦字

橙以藤爲之坐起

輶作響乃其常也仲復時方十一二與贈公同榻而

臥卽在其後閒太夫人撫仲復愛逾所生故仲復思慕

綦切一夕睡至夜半聞聯軸觸櫺如啓幕然又聞行席

上聲坐橙上聲仲復泣曰豈母之靈乎何不一撫視我

語未已聞橙上又有聲如人坐而起者俄而窗啓俄而

帳啓則眞見太夫人立於牀前語仲復曰汝思我我豈

不念汝但大命有限不可奈何汝好讀書他日必成名

鼎甲可望官位亦不小勉之勉之仲復哭失聲則一無

所見矣贈公驚而寤問得其故贈公素不信鬼神事曰

汝思慕之忱結成此象非眞爾母之靈也後仲復於咸

豐丙辰應殿試讀卷大臣先進前十本以仲復所對

策每事皆引上諭爲證嘉其畱心時事初擬第二

又擬第三後爲吾師黃縣相國改第七遂爲二甲四名

所謂鼎甲可望者不虛矣旋以翰林起家官四川臬司

引疾家居官位未可量太夫人所言皆驗

仲復廉訪有弟名壽字叔和官順義縣令霸州牧了所

生母憂去官服闋以候缺久居京師喜爲詩又善飲酒

酒朋詩友坐上恆滿臨終前數日猶與客飲酒賦詩甚

樂也次日忽語客曰行與諸君永別矣客驚問故曰吾

昨夢順義縣城隍之神言將受代之者卽君也我意不欲神曰君久當爲神徒以有老母故稍緩之耳老母終豈得不赴吾曰我尙無子神曰有子無子細事耳何足論其言如是故知不免也客以妖夢解之然自此日以委頓至卒之日沐浴髻髮易衣而臥問曰已齊集未俄又曰既齊集矣我卽去言已遂瞑目而逝後數年直隸大無朝廷發金振之順天府所屬一縣令乾沒入己事發畏罪仰藥死時有某君亦縣令之候缺者也以生入爲冥官至是語人曰昨日會諸神鞠某縣令順天府所屬六州二十一縣城隍咸在我識其一人順義縣

記十四

三

城隍沈叔和也某君素不知沈君臨終之語而其言乃與之符是可異矣

同治四年貴州石阡府有邪教倡亂闖入府城知府嚴君巷戰死之嚴君名謹浙江桐鄉人其死難之前每夜入內家人輒見其頂上有圓光焱焱如火大可徑尺如是者三日而及於難嚴君旣死賊入公廨嚴君有妹年二十餘謂其母曰賊至必爲所辱署後土牆外有大池我請從母投池中死母許之遂與俱往諸婦女皆從之而土牆故無門欲排牆出又力不勝乃解帶襁負其母奮身一躍竟踰牆而出又投帶牆內使諸婦女縋以登

一一引之出於是褰裳入池池水甚淺跣趺至水中央猶未能滅頂正苦不得死而賊大至遙謂曰爾等皆嚴太守倦屬邪太守好官且我等亦非有意殺太守太守旣不幸而死爾等幸無死盍從我出其妹自水中大罵之賊始怒搆以戈不中以相距遠無如何自引去賊志在搜刮金帛旣飽所欲散歸巢窟遺黎畢集拯之出水且護之出城遂免於難其妹後歸沈仲復廉訪爲繼室能詩且工書仲復問爾以弱女子負母踰牆且引諸婦女絕牆而出是何神勇乃爾竟不能自言其故矣其有神助與抑或嚴君之靈陰相之與

記十四

三

河南洛陽縣民某甲有一妾故尼也旣歸甲不習井臼之事鮮衣甘食終日嬉遊其嫡弗善也時時責讓之遂不相能詭辭之聲日聞於外同處一室若寇讐矣咸豐初粵賊犯河南府攻之不克大掠於鄉甲倉皇走出不能顧其家其家人猶能強步賊且至皆避去獨嫡以纖趾不能行自分必死賊刃矣妾奮然曰吾負爾去遂負之行三日三夜躡穿膝暴屢仆屢起而不釋於肩嫡撫之泣曰吾不知妹之愛我一至於此賊退俱返遂相親愛若姊妹焉有鄰媪問妾曰爾與嫡不相能何出死力相救若此妾曰平日彼此凌誅私忿耳患難之中死生

所繫安有爲人之妾坐視其嫡之死而不救者乎聞者益賢之

安徽懷甯縣李某居京師充供事負甚久之始選授甘肅一巡檢司子身之官數年之後頗有所蓄其地有一傭僮以販鬻馬贏爲業與李相善問李何久獨居告以未娶乃以女女之旣成昏婦問李君家尙有何人李曰無有然李實有母有妻自入京師十餘年不通音耗矣至是而家書至李適他出婦發而讀之李歸婦出書示李且責之曰君有妻而娶我無害也有母有妻棄之不顧尙得爲人乎亟爲家書悉囊中所有吾爲若齋去李

記十四

重

允豫婦促之乃爲書并以滕囊盛白金二千兩婦負金騎馬徑至懷甯訪其家得之遂入拜李母及其妻致書與金居數日李妻與語小有齟齬婦辭母欲去母苦留之時婦已有身且及月辰矣乃爲少間俄生一男三日後仍騎馬而回此女賢達且來去飄忽如神龍洵奇女子哉其事在光緒初童米生爲余說如此且云李某至今尙官巡檢婦亦猶在然余按都下所刊爵秩全函甘肅肅州嘉裕關巡檢王文琳安徽懷甯人非姓李者豈傳聞有異乎

湖州歸安鄉間有郁茂才連申者於同治壬申年至郡

城應科考寓日棠橋關帝廟中大殿之後有屋三間屋宇深邃雖晝如夜郁於此衽席焉及夕就枕曠莽中忽見一老者一少者皆手奉槃白承其頸下血顧郁曰君視我苦否至今血出未盡郁明日以語人人曰此必亂離時兵死之鬼也勸郁避之郁乃遷去

青浦陸蘭槎茂才有心疾一日自市中歸忽有鬼附之而言曰我在京師爲汝父所害今當以爾命償我我遠來飢矣速具食在多焚陰踐蘭槎之兄清士孝廉怒曰吾父安有此事批其弟頰者三鬼曰汝恃舉人打我邪嗚嗚而哭知其畏之也叱曰是何野鬼來此枯亂乃自

記十四

五

言昔在京師備於人爲奴曾見陸父故警言以求食耳又此類三則不復有言矣蘭槎病亦旋愈

吾邑新市鎮有陳姓者啓肆鬻繒帛名曰源泰一歲譌

火大作

譌火見山海經西山經謂妖火也

此焮而被煽毀物無算晝夜

守護火猶未已俄有物附其婢妾而言謂屋西有隙地可爲築樓三楹陳畏其擾卽鳩工爲築樓樓成謹祀之火乃止然自此買價俱失利竟閉其肆家人亦死亡相繼鬻其屋於他姓

余門下士童米生明經云其友陳少舫在湖州東嶽廟觀優見一婦人生鬚數莖又海門同知屠晉卿曾聽男

女陰訟其女有鬚余謂李光炯母有鬚新舊唐書皆載之明人徐應秋玉芝堂談薈載宋宣和時朱節妻及酒保妻朱氏元順帝時汴梁丐婦明宏治時應州女子鄭陽婦人皆以婦女而生髭鬚古固有之不足爲異也

米生又言徐莊愍公之弟

莊愍弟康舟大令余曾見之於京師未知卽此君否也

曾夢至一山上山有僧舍入之見中坐者爲姚鏡堂先生左卽莊愍右一坐尚虛莊愍謂其弟汝下山去吾畱此矣未幾莊愍以江蘇巡撫死粵賊之難鏡堂先生名學埭歸安雙林鎮人官兵部數十年獨居京師不挈眷屬文章淹雅志行高潔鄉人皆言其前生爲紫臯和尚

記十四

五

莊愍與之並坐殆與有香火因緣歟

何子貞前輩紹基少年時夢至一處見案上以盤盂臠饅頭甚多卽取一食之又取其一忽有人攘臂奪去遂不得食視其人不識也及嘉慶庚辰歲桂林陳蓮史先生以己卯解元中式第一名貢士遂魁天下子貞見之則卽夢中所見也悵然曰吾其不能與此人爭乎至道光乙未歲子貞以第一人領解而次年成進士則會狀皆非元也夢兆洵不虛矣

子貞前輩於道光己亥歲典七閩試歸途於行館中夢其仲弟子毅來言別畱之不可視其服則已僧服矣覺

而泣曰吾弟其不幸乎於是朝暮哭及人都既復命
馳詣其父文安公私第時子殺果已前卒家人以其遠
歸不卽告而子貞已哭失聲遂不能秘問何以知之乃
言所夢云

海甯硤石鎮徐翁以賈起家善候時博物鏽鉢必較雖
親戚弗顧也生一子喜博私取父錢以償博進日必數
萬徐患之不能禁其地故有廣善堂歲十一月則舉野
外無主之棺及雖有主而其子若孫貧不能葬者爲之
反纈埋焉然費用不充不能周徧徐過之忽心動亟以
所置良田三百畝輸助義舉或問其故曰吾子不肖不

記十四

五

數年吾田盡矣與其俱不肖子金盤一擲何如爲掩骼
埋醜之用乎已而其子博益豪徐乃儲錢數十萬於一
室中謂其子曰博而負固宜償吾室中錢任若取之然
博徒安可使入吾門令其止門外若自取錢與客可也
於是博徒日集於門其子以緡貫錢負之由堂塗出日
數十次億甚且視室中錢始則充牣繼且垂盡不能無
顧惜歎曰出之不易入之不更難乎乃對其父流涕矢
不復博終身勤儉過於其父家乃益饒人皆謂徐翁善
化其子余則謂皆天也有鏽鉢必較之父必有一擲百
萬之子非其父之不善教子亦非其子之不克承教也

有好行其德之父必有勤儉成家之子非其父之善化其子亦非其子之善體其父也觀於徐翁父子而人家之所以廢興者不外乎此矣

戴蓮谿前輩鸞翔之長子爲廣東縣令未久卽卒其妻方孕而宦橐蕭然不能久居時蓮谿前輩猶官中州乃扶柩北歸將依其君舅行至湖南休於逆旅而其妻產一男以本無子得之甚喜然苦無乳兒日夜啼妻亦抱兒而哭逆旅之鄰舍有婦人來視之曰患無乳邪何不雇一媼婆妻曰異鄉棲泊何從雇募且資糧匱乏尙懼不足以達所屆能議及此邪又泣曰未亡人止此一塊

記十四

三

肉兒死戔亦死矣婦聞之大不忍久乃言曰吾家幸溫飽固非爲人作媼婆者然聞若言吾心怒然吾生一子甫數月耳願以吾漣食若子雖然必歸而告於夫言已遽歸以語其夫其夫怒曰吾家幸溫飽豈爲人作媼婆哉婦曰固也然此兒死其母亦必死母子二命所關豈容坐視我則旣言矣君無阻我乃屬其子於他人使乳之而自從戴妻以行戴妻問月需錢如千至中州當言於大人必如約婦怒曰吾豈爲人作媼婆哉哀汝耳雖自汴還楚舟車之費吾亦自具不需汝錢也行矣無多言遂發湖南道湖北而至於汴蓮谿夫婦皆感泣曰微

此婦吾得有此孫邪厚酬之竟不受蓮谿乃使其妻盛服拜謝之又其盛饌與之讌飲數日臨行語之曰歸楚之費知己備其夫人高潔超邁尋常然太不爲吾夫婦地矣薄具車徒幸勿卻焉乃資送之以歸余謂此婦所爲類古游俠之士趨人之急甚己之私可謂奇女子矣余大兒婦在河南時聞之戴氏之人其事蓋不虛惜不能記其姓氏及其鄉里耳

雲南大理府城南十里有觀音閣屹立巨石之端石下鐫老婦作負石狀卽大理府志所載婦負石也相傳昔有敵兵襲大理將入境見一老婦負此石而行敵兵驚

記十四

五

愕婦曰此地之人多有膂力我婦人又老且病力弱不能負重勿笑也敵不敢前進遂遁去婦卽置石於地不知所往後人知是觀世音化身因就石建閣焉其事不知在何代蓋荒誕不足據然閣中所奉觀世音則頗著靈異咸豐丙辰歲賊杜文秀踞大理十有餘年僧廬道觀悉被焚毀而此閣獨存同治壬申冬滇撫岑公督大軍環攻之馬星五觀察駟良與焉克城前十日見城中有旋風搏扶搖而上塵盞踰然從之若雲霧然直至半空又從空而下分爲二由東西城繞城南行復合爲一至觀音閣乃散嶽皆異之岑公大營卽在閣前時賊窮

蹙謀僞乞降伺閒亡去岑公夢見童子授以一冊云奉
大士命齋此授公啓視得二十八策每策畫一人形像
怪異驚而覺次日賊詣大營歸命問其數二十八人也
公悟召入伏甲士帳下斬之大埋以平公出貲修葺觀
音閣紀其事於石余聞之馬觀察云

雲南姚州龍華山有活佛寺創自唐初寺僧常數百人
忽有一行脚僧自大理府鷄足山來衣敝履穿面目奸
黷言語不倫若有狂易之疾主僧姑畱以執爨居數歲
忽於歲除之夕向主僧求歸且乞一力擔荷衣裝主僧
曰人方度歲孰肯從行雞足去此且數百里亦非一夕

記十四

无

能達姑俟明日而此僧苦請不已主僧戲指彌勒殿所
塑天王像曰四天王皆閒坐無事令從汝去何如僧曰
唯唯及元且晨起則四天王像竟失其一此僧亦不知
所往咸共驚怪翌日聞人傳說距寺十里外普關山上
有一天王像走視之果所失也乃就地立廟至今存焉
此亦馬星五觀察所說觀察卽雲南人所說常不妄然
余按夷堅志載饒州妙果寺有風和尚一日向長老覓
擔夫去雲遊長老曰門前有二金剛汝持一箇去僧諾
之以擔挂金剛肩金剛卽隨僧走寺僧呼噪追之風僧
取擔自負乘雲去金剛僵立田野中人起殿蓋之名金

剛寺與此事絕類
古今事果有相同者乎
抑縮流附會古事以自神其蹟也



手

會古事以自神其蹟也

古今事果有相同者乎抑縮流附會古事以自神其蹟也

